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二 奏議九

宋 周必大 撰

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繳奏堂劄子一首

論宗官 淳熙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臣近聞判大宗正事士輵以年老改充宮觀使至今尚闕宗官蓋難之也夫糾齊董正任責甚重所謂丞者不過簽書而已事之與決何敢干預以臣愚見謂宜於正

任中擇屬近行尊者亟補其闕却依南外西外體例擇文臣老成通練者一員為同知大宗正事庶幾協心共濟不至過舉況並置二員自存舊制非是創添如合聖意乞詔三省選其人而用之以助成聖朝信厚之化取進止

論明堂劄子　淳熙六年三月不曾上

臣伏覩明詔令禮官詳議明堂典禮見條具奏聞外臣竊惟祀帝如祀天皆以祖宗配食此仁宗已行之制

深合於禮況明堂不專嚴父具存神宗聖訓司馬光等正論但世俗不能徧知典故只誦孝經之語又未嘗深考其義致以今日為疑故前郊李燾申請雖經羣臣集議尋為異說所奪今既明降指揮即與臣下起請不同若復中輟理或未安臣意望聖慈旦夕作一宛轉達知太上皇帝仍候將來降御札日詳載古誼庶幾杜絶不知者之説實為允當臣先事妄言伏候罪譴取進止

禮部大常寺議明堂大禮狀

臣等竊觀傳載黃帝拜祀上帝於明堂唐虞祀五帝於五府歷時既久其詳莫得而聞至禮記始載明堂位一篇言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內之公侯伯子男外之蠻夷戎狄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孟子亦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丘之樂夏至方丘之樂宗廟九變之樂三者皆大祭祀惟不及明堂豈非明堂者布政會朝之地周成王時嘗於此歌我將之頌宗祀其祖文王乎後暨漢唐雖有沿革

至於祀帝而配以宗祖多由義起未始執一本朝仁宗皇祐中破諸儒異仝之論即大慶殿行親享之禮並侑祖宗從以百神前期朝獻景靈宫享太廟一如郊祀之制太上皇帝中興斟酌家法舉行於紹興之初亦在殿庭蓋得聖經之遺意且國家大祀有四春祈穀夏雩祀秋明堂冬郊祀是也陛下即位以來固嘗一講祈谷四躬冬祀惟合宫雩壇之禮猶未親行今若特舉秋享於義為允臣等謹據已行典禮及將仁宗時名儒李泰伯

明堂嚴祖說并治平中呂誨司馬光等集議近歲李燾奏劄具錄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勑旨三月十七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依禮部太常寺詳議到事理施行

講筵留身劄子三首

論安定郡王襲封人淳熙六年四月三日

臣竊見安定郡王闕人已久近據從義郎子遯經禮部陳狀云令闕號闕別無人當用闕子遯見年七十八合行承襲有司抑遏不為施行臣謂子遯年齒已高又

投牒自訴則其人諒亦無取欲望聖慈闕

今朝廷調兵遣將於鄂又命潭師王佐節制本路將兵其勢蓋不難於殄滅然臣愚者之慮敢陳二說官軍列陣而戰是其所長上軍深入險阻是其所習竊慮兩項人馬爭欲立功或捨所長用所短則鼠輩將跳梁以乘其後一也潭鄂將帥若能公心協力善不可加萬一議論異同必將謀已之

勝而幸人之不勝利害尤大二也伏望聖慈嚴降旨揮叮嚀戒約勿使蹈二者之弊取進止

已見上殿劄子一首

論黜陟郡守淳熙六年五月二日

臣聞立國必有制度如三代之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子孫守之皆歴數百年雖舉偏補弊有所不免而規模一定未嘗易也恭惟本朝聖聖相從相授至於陛下厚德加乎民至治高乎古其間政事設施雖時有損益

至於立國之要則專在乎仁故兵未嘗不用也而以禁暴安人為本刑未嘗輕用也而以遷善遠罪為意此所以上天佑之下民戴之億萬斯年方興而未艾也臣久侍左右竊仰陛下發於言者無非仁言施於政者無非仁政苟有利於人事至難而必為苟未便於物令縱下而必改推是以往增光祖宗混一區宇蓋可指期以俟矣雖然人主至尊萬民至卑九重至深四海至遠陛下有是言也非賢守令則無以宣之於外陛下有是政也

非賢守令則無以達之於民縣令衆矣勢力難徧擇盡
亦注意於郡守乎自陛下即位以來凡除守臣必延見
訪問間有疲癃疾病鄙拙庸謬者往往改授他官不可
不謂注意矣然臣尚以為言者葢諸道以簿書期會為
能者多知有教化者少便文自營欺謾為課者多實惠
及民者少是以聖心焦勞於上而黎庶未康於下抑有
由也臣願陛下法虞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遺
意詢事考言取郡守治效著聞者峻擢三二人以風曉

四方又取治狀不進者黜譴三二人以策勵其餘自然
豈弟之詠可繼於成周循良之盛不減於西漢此似迂
而實切似緩而實急惟聖明裁幸取進止

後殿對劄子三首

論詳議明堂赦書　淳熙六年五月十八日

臣仰惟仁宗皇帝在御之二十八年肇行宗祀之禮當
時所降赦書恩意特厚又別為手詔開至公之路杜私
謁之蹊更新庶政載在史册垂之無窮今陛下臨政願

治十有八載德日新而又新治既進而加進其視祖武無間然者是以發德音下明詔以季秋宗祀上帝蓋闕舉也惟是自來赦令多因諸部條具而去取之文詞雖繁卓然可行者少故州縣亦視為常程未免徒掛牆壁臣愚欲望今茲出自聖意密諭三省樞密院就此三兩月間詳議政事施設之大者用仁宗故實敷為詔旨與赦俱下至如諸路刑獄有覊望淹滯累歲不能決者州縣賦稅有輕重不均若登帶積欠名存實亡者版曹

憲部皆可稽考並作訪聞或貨或蠲一新斯民之耳目此實人主殊常之恩而非有司所能及也故願陛下與大臣預圖之又諸路太守到任便民伍事其間亦有言一方大利大害尋常例付曹部勘當鮮聞施行臣亦乞命大臣闕而出之取旨行下使四方萬里之遠知陛下上承天心下恤民隱懽欣感戴為和氣自然萬方來同福祿無疆不其韙歟取進止

論郊賚

臣伏見陛下約於奉已豐於馭下中外臣民具知之不待贊也南渡以來郊賚比舊格例裁三之二陛下其仁如天自乾道中特令全支盖三郊於此矣今季秋宗祀羣臣既免蒙犯風霜又無郊野駿奔之勞若使復受全給殆非體國之義矣臣顧預詔有司除諸軍賞給一切依前郊支散外其羣臣賜予姑仍舊制三之一不特使執事之臣受之也安其於足國裕民之政不為無補昔司馬光王安石在翰苑嘗議斯事人皆以光論為當臣

之僭言蓋本於此取進止

論宗室同名

臣竊謂事有所該者廣而涉於簿書期會則雖良法美意未免以吏奸而生弊如措置宗室同名是也蓋吏志於利而已乘文書浩繁取會不一必為害於其間以去歲正月臺劾大宗正司人吏劉景及進奏官高忠信乞覔善潛錢物觀之概可見矣大抵祖宗時宗室既少又皆聚居宮院自然立名各殊神宗熙寧以來日益蕃衍

於是稍許其補外至哲宗始因宗正寺丞宋景年之請凡別祖無服親若非連名許用本字勢使之然非固畧也至於今又八十餘年矣宗支愈盛往往散居四方必欲驟改宜戛戛乎其難也故淳熙元年初令川廣限一年餘路半之限滿無立名公據有官人不許參選無官人住支請給至二年八月則展一年矣三年六月又展半年矣四年四月又展半年且有更不再展之文矣其勢終不能行五年正月遂降更不立限指揮而所謂不

許參部者轉而為先次參部不許支給者轉而為未放請給今又歳餘遷延如故秖如臨安近在輦轂為通判者善仁也為轉運司幹官者亦善仁也而未嘗改焉況遠外者乎臣謂宗室之有官者告勑印紙一一可驗名雖偶同三代未嘗同也今捨其平生付身而凴宗正吏一紙之公據輕重葢相遠矣臣又見外路保明乞改名之人例具三二十字大宗正司或以為可用而宗正寺則以為不可其說但云依舊重疊而不肯明言與某王

宫何人位何人同名然則雖不重疊而謂之重疊豈易察耶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㫖應宗室叅部及赴任之人不候立名公據且依舊法却一面行移取會其諸路定到所改未當之字須令大宗正司宗正寺分明檢照聲説與三祖下某王宫某人位某人同名即不得泛言重疊庶幾稍抑吏奸仰副陛下睦族之本意取進止

乞廣西二事入赦劄子

臣八月十六日嘗奏陳廣西二事乞於明堂赦文内備

宣德意後來未知李接已遂平殄幸今大禮在近須至
奏陳者
一臣久聞廣西官吏奉行鹽法未善致李接扇惑愚
民起為盜賊今欲乞於赦文內一項去勘會廣西
賣鹽專以裕民訪聞官司奉行不虔或抑勒民戶
過數請買或拖欠盐丁本錢不支除已節次行下
本路措置施行外如州縣尚敢違戾即仰監司按
劾監司失於覺察御史臺糾劾以聞

一臣昨見五月九日聖旨柳州宜章桂陽軍臨武道州江華縣并其地盜賊經由去處今年夏秋二税並未得催科聽候指揮蠲放近聞湖南漕臣陳𢢼已體訪到二千五百九十八户總計夏秋税錢四千三百四十五貫銀二百三十六兩米三千三百石有零八月十八日降旨並特與蠲放聖澤如春孰不感嘆今來廣西被擾州縣似稍濶遠欲乞於赦文内一項去勘會廣西州縣有曾經盜賊蹂踐

及經由去處仰師臣監司疾速取見指實開具以

聞當議蠲放稅賦

右臣伏料聖明已有處分若得付之赦遞風動海隅自

然破草竊之心解愚民之惑伏取進止

臣妄陳已見未必中節或是朝廷見已施行伏望聖

明特賜寬宥

論明堂太廟拜跪劄子

臣近者纔覩宗祀展日指揮旋聞一切如舊仰見陛下

誠心感格天步輕安臣子之情不勝忭蹈惟是十五日太廟遂室行禮奠斝酌獻升降至再拜跪煩多按樂記云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鄭氏註云若於清廟大享然又禮器載季氏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他日子路預焉質明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許其知禮夫君臣之制雖殊祭祀之恭一也臣願陛下密諭大臣前期節文斯禮使有定論恊於簡易之言免令有司臨祭疑慁若陛下奉先思孝寧過乎禮自不以此為勞則固無可議者臣

不勝螻蟻拳拳之誠謹具手劄奏聞伏乞睿照

九月後殿對劄子一首

乞因明堂晴霽警戒淳熙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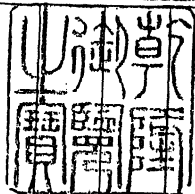
臣竊見宗祀將受誓戒陛下初慮拜跪稍妨欲令改用李辛既而聖慮黙與天通玉趾勿藥而愈曁景靈宮朝獻陛下又不以冒雨為憚成禮而返纔至太廟諂徹儀衛却車輅用示貶損之意曾未旋踵即遂晴霽明堂行禮之夕氣象清肅星月燦爛謂天難諶乃爾易見謂天

蓋高乃爾易田不待執珪幣陳犧牲而景貺固已輧臻矣臣聞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逺弗界又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陛下前之一念實有得乎此臣願益充是心見諸日月自然國家日益安寧福祚日益綿永九夷八蠻亦將因干羽而來格此舜禹已試之效非臣之私言也取進止

常請朝對劄子一首

論依字淳熙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臣竊見臣下凡有奏請或自内批降或三省批旨其可從者皆謂之依是以唐穆宗為太子每書依字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憲宗聞而嘉之夫全書猶在所避則有司臨文與决之際不可一律用此字明矣臣竊見六部文案凡所施行逐曹郎官隨事欲筆於前長貳例皆判依於後相承已久無敢改易揆之事理深為未安臣愚欲乞明降旨揮日後六部所判文案並以行字代依字庶幾稍嚴上下之制伏取進止奉聖旨依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三至一百四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熊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三　奏議十

宋　周必大　撰

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隠岫對劄子四首

論差宗室作教官試官淳熙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臣竊見熈寧二年始詔祖宗袒免親將軍已下願出官者聽人往往爭自淬厲才華議論殆與寒士齊驅則其任用之際不宜薄也昨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二日曾

降旨揮宗室及第人今後不許乞教授差遣吏部亦不許注授至乾道八年五月七日因第一甲及第人師烜自陳方許集注教官其第二甲以下依舊不許又外路差解試官之際亦多不及宗室鏁廳試既依外官則注授考試何可獨為限隔得非以其取之之易故疑其學術之未至耶竊見近降十一月初七日指揮宗室有官鏁應無官應舉省試每十人比之諸路得解進士分數已不相遠今若一用省額取放却將考試注教授及朝

廷擢用之類並令與庶姓登科人一同則取之既精待之益厚才如歆向將復見于今日如合聖意乞付有司施行

論戰功王照誤超轉兩資

臣竊見向有條令自武翼郎至武經大夫凡磨勘及賞典並超一資（謂如武翼郎超過武義郎直轉武經郎之類）惟有戰功人即超兩資（謂如武翼郎超過武義郎武經郎直轉武畧郎之類）至武畧大夫以上其秩序已高故在法凡磨勘及非次轉官止合超過一資令

有武義大夫王照曾立戰功本部用例擬超兩資遂跨武經武畧大夫直轉武節大夫臣謂武畧既是止超一資之官不應猶躐二級只當超武經一資而轉武畧大夫事理明甚只緣自乾道淳熙以來武義大夫劉興劉儀杜千焦擴等皆承例僥超兩資若不奏陳恐王照却疑有司今日之僥臣愚欲望聖慈特賜詳酌自今並令改正取進止

乞修架閣庫

臣先於淳熙二年十月内曾奏陳六部架庫文書浩繁屋宇損敝乞照紹興十五年置庫指揮使嚴加整比及令有司早行修葺當時曾奉聖旨依奏其庫屋宇令臨安府檢計修葺經今又已四年近日輪郎官點檢則所謂屋者仰視乃與天通傍觀殆無壁落兩月前曾有人艤舟于岸偷竊吏部案卷勑黄之類欲載往外州作故紙出賣既覺察擒捕即投棄水中慢藏誨盜必至於此臣愚欲望聖慈詔有司日下計料修整毋若往歲視為

閒慢官司虚降旨揮無六部架閣主管官共四員自來臨安府應副居止若就庫側充换廨舍使其朝夕便于檢校免致踈失關防之要術也所有臣原札子併録在前今取進止

論刑寺截會奏薦人用片紙回報

臣竊見文武臣陳乞蔭用補合就刑寺截會平生有無贓私罪犯候到即凭以上抄白來例是本寺當行人用片紙節略元文批報更不經由官吏簽書深慮漏落差

舛無以稽考欲望特降㫖揮凡遇截會隂補之人並令吏部專一符下刑寺刑寺以公狀録所犯全文簽書寺官用印回申庶可憑信革絶奸弊取進止

倚桂殿札子二首

論劉洪道贈官淳熙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臣近見靜江府申奉議郎劉良弼乞依明堂赦封贈父母臣契勘本人父劉洪道在建炎間身履軍鋒保全青社措麾將帥期復舊疆厥後四明斷橋雖未盡善然倉

猝排難有勞司書累經太上擢用遂至寶文閣學士在
通奉大夫紹興十一年秦檜欲誅岳飛以洪道嘗與共
事諷言者彈擊累毀百言皆指飛也身沒之後子孫流
落不振未經牽復令若止同士庶贈承事郎不惟人情
有所未安兼在法父曾任待制以上職應贈官者官雖
卑並贈大中大夫本人係曾任待制以上止緣帶責降
官有司未敢引用上條又法諸曾任宰執責降而因子
贈官者準執政官法以此推之侍從責降恐亦可以比

擬欲望聖慈以臣所陳降付三省或令敕令所詳議施行取進止（其後劉洪道特復元官職）

乞指定親民官職劄子

臣伏見淳熙吏部尚書左右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諸曾除名公罪或原犯枉法及監主自盜賍罪者永不得入親民又有因臣僚論列特降指揮永不得與親民差遣之人前後甚多及到部差注之際除右選立定知縣軍使縣尉知城堡寨主係是親民外自來左選例以知

州知縣爲親民其餘通判簽判之類並無明文可以依
據侍郎左選雖于紹興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因申明
破格檢法官帯闕職官録參判司丞簿尉皆是親民亦
不曾明降指揮注擬之際往往疑誤不一利害非輕今
來欲望聖慈降付三省下勅令所參照條法將通判簽
判職官下至曹掾丞簿等一一指定某職不係親民庶幾
銓部有以執守免致差注異同別生奸弊其考功令所
載監當親民自謂資任立文即與差注不同伏取進止

講筵留身劄子一首

乞考初元之政淳熙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臣伏見玉牒所備仁宗皇帝寳元慶歴十年事迹成書前期告於祖宗至日陛下御前而受之事體加重如此臣知陛下非専以纂述寳藏為恭也正欲考前規而允蹈之也當是時仁宗在位已二十年西夏再盟中國無事方且幸龍圖天章閣手詔輔臣歴言時政其大畧謂公私匱乏仕進多門牧守罕聞奏最將帥艱于稱職制

度未立簡擢靡臻敵情不常獻言少實各俾條畫用備不虞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陳上躬之闕失左右之明邪中外險詐郡縣暴虐以至法令之未便朝廷之幾事皆附於篇以備採擇又御迎陽門名知制誥待制至臺諫官等詢朝政得失兵農要務邊防備禦將帥能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與夫讒人害政奸盜亂俗及防微杜漸之策悉對於篇夫以光明盛大之朝而凛凛然常若危亂在朝夕者何也蓋以自古人

主在位既久則怠隋或生天下已安則侈驕易至故以唐太宗身履百戰肇基王業馬周猶告之曰陛下必欲為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初則天下幸甚而太宗亦自問魏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徵旋有十漸之疏夫太宗既聖矣猶待臣下隨事正救乃克無悔豈若吾仁宗德盛而愈謙世治而愈畏校舉政要編詢近臣此慶歷之盛所以遠邁貞觀而裕萬年所以遠過有唐也歟臣仰惟陛下聰明文武本乎天縱克勤於邦則

分陰在所惜克儉于家則一毫無妄費奬拔賢能不間幽遠聽用規諫每容疎直上畏天命下恤民隱凡帝王有一於此足以致治況陛下兼而有之乎雖然行健不已者天之道也不息則久者人之誠也陛下日謹一日將二十年仁宗慶歴維其時矣臣願因玉牒之書以遠繩祖武考初元之政以益新盛德使馬周魏徵無以伸其喙而貞觀事業不足進于今則四海何患不一統太平何患不立致陛下留神而已臣不勝拳拳伏取進止

參知政事劄子六首

論措置營運 淳熙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臣竊見今早三省樞密院進呈兩浙運司諸路總領所住營運已及一年合依原降指揮再行措置聖意深以擾民為慮且謂金陵蘆荻之價頓增兩倍其餘可知他日須別得一項措擬之錢庶免營運臣有以見陛下既念諸軍之累重又思民力之寬裕盛德葢與天道矣惟是歲給有常豈容中輟臣退而密計淳熙七年已支之

數每年歲共合用錢十六萬三千有餘貫兩浙運司應副殿前司水軍三萬八千五百六十一貫六百文淮西總領所應副馬軍行司建康池州都統司三萬三千貫文淮東總領所應副鎮江都統司二萬五千貫文湖廣總領所應副鄂州江陵府江州都統司四萬三千貫文四川總領所應副興州興元府金州都統司二萬四千貫文今日據江西提刑司申拘籍到撫州傳賊人黃藏器等家金銀田産共計一十四萬五千餘貫只此一項自可充淳熙八年上半年貼支之數若令總領轉運措置將朝廷所降本錢依常平法隨置司及屯軍處各開抵當庫一兩所專收息錢應副諸軍

則不惟明年下半年便有指準無事體正當久遠可行

又免侵州郡歲額奪商賈之利其間不樂者不過富民

有質庫之家耳然不足恤也臣以衆中不敢開陳輒具

劄子奏稟如或可採乞作聖意宣諭三省密院措置施

行或且令再將上取旨盖目今方是六月少緩數日似

未爲晚臣受恩深厚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若無可採即

乞恕臣謬妄之罪伏取進止

臣早來又聞聖諭廣德軍雨水事偶得本軍廣德縣丞

周梓書內有小帖子謹同進呈伏乞睿照 未後進入次早批出措置

營運來日再繳上

論選擇東宮人才為蜀中監司 淳熙七年七月一日

臣昨日見折知常奏知黎州李福謙疾病不才且謂制置司辟置未免應副人情乞早差官其言似亦有理臣謂守邊若得公明廉潔之吏則平居處事有方緩急隨機應變不在別假事權添屯軍馬自可仰寬憂顧一或用非其人適足資其妄作摇動邊情耗蠹民力此不可

不察也且蜀去朝廷甚遠全在監司為陛下之耳目土人以鄉曲之故未免有所牽制其間雖有自東南而往者或以家貧年老或緣罪廢之餘往往迫不得已然後請行豈暇為國家建久長之策刺舉所部之賢不肖哉臣願因知常之言出自聖意明諭三省公共選擇東南人才操心公正識慮閎遠者三數人依近日崔淵例漸與蜀中監司兩易按祖宗舊制量與推恩庶忘遠適之勞蓋監司得人自能公心刺舉郡守郡守得人自然銷

未形之患成久長之利與夫更張法令遥度事宜其利害葢相萬也昨蒙聖諭有所見容具奏聞輙冒昧及此伏乞睿照

論延璽奏薦淳熙七年十月十三日

臣蒙恩拔擢非常苟有可以裨補朝廷少圖報稱自當竭盡無所顧避惟延璽奏廕一事縁臣頃在吏部執此甚堅近日亦曾言立法大意今恐涉遂非好勝之嫌不敢強辯然心有未安須合奏知竊見文臣任提點刑獄

以上奏薦法其立文首云應蔭補者此四字乃本條要切之語葢以官未至正郎却係提刑資序則其履歷甚深故許奏薦非謂凡任提刑務及一年者不問是何資序皆許奏薦也只如趙𤈦任江西馬大同任湖北日經明堂大禮鑾務皆及一年止縁未是提刑資序銜内帶權發遣以故不敢陳乞況此條專為文臣而設二人乃未嘗引用今廷璽係武臣提刑帶權發遣豈可却援引放行蔭補乎臣欲乞出自聖意令吏部刷具數十年來

文臣提刑奏薦年限未及者官未至正郎或帶職員郎曾與不曾用上件條法放行恩澤則予奪可立判矣伏取進止

論步軍司多差撥將佐往潭州飛虎軍淳熙七年十月十三日

臣竊見湖南帥臣辛棄疾以本路地接蠻猺時有盜賊創置飛虎一軍免致緩急調發大兵截自七月已有步軍一千餘人馬軍一百六十八人起蓋營塞制造軍器

約至來秋可辦預先撥屬三衙專聽帥臣節制庶免他時潭州占破差使八月十八日已奉聖旨撥屬步軍司至九月十九日岳建壽奏審合與不合差官又奉聖旨差統領官一員事體已為允當已而建壽言却欲依步司諸軍格式分置隊伍差撥諸色合千人于是統領之外共差將官四員撥發官一員訓練官一十五員（內馬軍將五員步軍將一十五員）合干人八十九人（部隊將二十五員並馬軍押擁隊四十員並步軍諸色教頭十七人醫人獸醫一人統領將司五人）見今申尚書省下糧料院分

擘請受前去臣雖書生不嫻軍事偶有三疑不敢輒隱若其不中於理望陛下怜而恕之臣聞蠻猺僻在溪洞惟土人習其地利可與角逐所用鉾牌器械專務便捷與節制之師全然不同此則辛棄疾創軍伍之本意今若一切教以三衙戰陣之法深慮所招新軍用違所長一也馬軍末及二百人而差將官一員部隊將二十五員必須量破使令則是部曲少而主者多或有十羊九牧之患二也凡三衙偏裨日赴教閱紀律甚嚴不容少

息聞有外路優輕去處必是計會請行在步軍先減見成之人于飛虎未見其益三也今若只依已降旨揮且差統領官韓世顯或更差正將一兩人前去與辛棄疾相度只就飛虎千五百人中推擇事藝高強為衆所服者為教頭押隊之屬既免虛占衛兵亦使上下相習似為兩得況棄疾止欲先得軍額未曾陳乞將佐欲望聖慈更賜詳酌施行取進止

論著庭不必備官淳熙七年十月十三日

臣竊見著作郎佐郎各二人雖有定員紹興以來未嘗
官備蓋以職任清高實為左右史之儲惟真才實能乃
可處之近來館職多未歴監郡守既不可為郎往往直
遷卿監其用既驟尤不當泛泛而進玆者著作郎宇文
子震帶本職出為淮東總領見今郎佐已有三員自不
為少正宜虛位以待奇士緣近歳士風奔競遇有一闕
即千求騰那失涵養之本旨況今在館之人並非久次
姑令安職少厚士風有何不可先事而言少裨聖主作

成人才愛惜爵秩之意臣之職也冐昧密陳仰乞睿照
論宗室省額及臨安奏命官公事批付三省
臣有管見二事奏禀如後
一臣伏見陛下于宗室解試省試立額事曲軫宸慮
至于再三蓋欲悠久可行固難輕易出令臣適思
之解試雖是取士之源而入仕多寡全在省試今
解試已自終場放榜之日甚近臣欲乞來日宣諭
三省將解額隨宜降旨所有省額續聽指揮蓋其

間節目頗多近者有司緣日子廹促不暇仔細分
別令去省試尚有半年熟議而行似未為晚
一臣伏見臨安府承例凡内降或本府小可公事往
往經取旨斷遣若止是軍民徒流笞杖他時別無
關㑹固可一面施行令月十一日有前承信郎郭
宗厚因違約束特編管三百里十四日忠翊郎吳
公佐不合教唆謝遷妄狀特遣一官勒停次日承
信郎謝革不合鼓扇物價特送鄰州編管德治皆

已允當只是三人偶係命官既未除名將來遇赦必乞依條叙理或移放之類令臨安止申三省照會並不曾畫旨下吏刑部及大理寺縱使經曾申部逐部亦難奉行深恐有司别無凴據他日或啟弊端兼數日之間三次如此例已成熟萬一事有大于此者防微謹始不可不慮臣欲望聖慈密諭吳淵令將此三人行遣經由朝廷黜黄行下况目今內中諸司取索一物行遣一吏逐處無不申審

取旨今臨安非是全然不申但止申照會于理實為未安臣欲乞日後臨安所奏公事遇有事涉命官等並批降付三省行下庶合舊制臣以政體所繫密具奏知更乞聖裁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三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四 奏議十一

宋 周必大 撰

參知政事 劄子十首

乞免閩浙收買軍器所牛皮 淳熙七年

臣仰惟陛下以浙東禱雨未應内批禁止屠宰甚嚴夫雞猪鵝鴨本以養人聖意尚且曲推不忍之心况牛者稼穡所資固不欲其觳觫而就烹剥但器甲所需誠有

不容已者臣前日見密院闕因軍器所陳乞拋買牛皮一萬張行下浙東福建兩路限一季收買臣初謂急缺要用不敢有言連日詢訪却知近日歲額諸路取觧黃牛皮二萬五千張而第十三料又收買三萬八千餘張數目浩瀚緣實到者常不及半然而已能足用故本所申出剩牛皮六千一百張此則其未至缺用明矣臣今欲乞出自聖意念浙東歲事既未可必來年耕牛不可多殺令軍器所且將出剩牛皮對減兩路拋買之數或

且寬展期限免致州縣寅緣科擾臣每觀陛下仁風愛
物無所不用其至常懼無以效其愚偶有所見冒昧以
言伏望聖明特賜矜恕

同趙相王樞因四朝史志成書乞與李燾推恩

淳熙八年二月

臣等仰惟陛下崇爵禄以叙富貴公賞罰以覈名實蓋
凜凜乎周漢之上矣臣等退相告語常欲推廣德意見
于奉行之際庶幾昭明功效激勸多士近者四朝史志

成書臣雄備位宰司適叨典領臣淮臣某並以曾經修纂各蒙增秩加恩隆天厚地之施祗服震恐其有留心斯文功用顯著偶緣去朝未被醲賞隱而弗言心則有愧臣等伏見太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新知遂寧府李燾博考舊聞網羅逸事修成續資治通鑑長編一千卷其自熈寧至靖康六十年中朝廷之所施設羣臣之所議論推原審訂登載甚詳令之史志摭取寔多又其間地理一志全出燾手昨燾外補臣淮臣某移文取索乃

上送官臣雄檢照紹興二十八年初進徽宗皇帝實録提舉官右僕射湯思退言翰林學士汪藻修元符以來詔旨八百餘卷寔録多所取正望加褒録以勸忠勤有旨加藻端明殿學士諸子悉與堂除差遣壽之長編助成史志正與藻類藻猶褒于身後壽況值于書成若止令與曾任史官在外之人例減二年磨勘似未為允欲望聖慈稍賜甄别特予轉官既彰聖朝念功之寔亦使臣等免蔽善之譏其于總核不為無補冐瀆宸聰伏深

戰懼取進止二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李燾依已降指揮減二年磨勘外更與轉一官

論殿宗室換官恩科推恩淳熙八年又三月十一日

臣伏見殿試來日唱名偶有管見二事容以奏聞如後

一宗子試有兩等其一原是武官試換文資謂之鏁應舊格先轉兩官然後換授今次共有八人其一原是白身直來就試謂之應舉舊格特循一資然後注授今次共有九人臣謂鏁應人先轉兩官恩數委是太優新

制罷已得允當但應舉人依舊循資却似不均今契勘得鏁應八人除忠訓郎善深合換京官外其成忠郎汝僚師栗師愚師程四人並合換從事郎保義郎伯友希揮二人並合換修職郎承節郎汝寫一名止合換廸功郎別無恩數反不若無官應舉人却循一資之為優也欲望聖慈臨時當殿降旨有官鏁應宗子如所換官只是選人即侯參部日持與依無官應舉人例各循一資或循兩資亦未為過盖須

京官則否比之逐舉先換兩官盡改用考第舉主方改京官

京秩其利害大段不侔而又可以示均一昭恩意

況善罙等陳詞未已將來豈免量加循轉不若出

自聖意先與施行之為善也

一臣近者恭聆聖諭以為今次恩科雖曰三分之二

入第五等然既許納勅則後舉赴特奏名者益衆

三人取一其數仍在臣退而再三思慮欲乞出自

聖意候第五等人給勅謝恩之際特傳恩旨如不

願納勅並令吏部特給綾紙與補不理選限將仕
郎既無所得又非品官而使日暮途遠者有以藉
手而歸窮計欣然願就者不少可以坐銷後舉再
試之人實清將來入仕之路

論吳飛英赴官遷延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臣伏見浙西監司與外路不仝帥漕專應辦輦轂不暇
賑恤所部惟藉提舉常平專任其責昨自趙伯渙去官
即乞催新官吳飛英奏事繼復取旨催促聞其人近在

處州今數十日猶未到闕臨事遲緩于此可見雖暫令韓彥質兼權終是守土有妨延歷緣近例不許攙闕臣不敢越次奏乞改移然念數州斂散之權所繫甚重難狥一夫而忽一路欲望聖慈來日特賜宣問商量或嚴行督促或速議換易取進止

論檢舉諸軍磨勘淳熙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臣竊見樞密院錄到二十八日葛邲札子乞將諸軍置籍預先一季檢舉磨勘此事將來必至更改但恐指揮

既下收之實難事涉軍旅尤宜審重況見今文臣惟行在供職侍從方許一季前檢舉磨勘然亦湏批問取索若在外侍從則必等候自投文字其餘庶官又可知矣夫無功磨勘前人每議其闕但行之已久勢難改易故凡不求者不強也今從軍之人動以萬數無故創檢舉之制何以待有功之人況此曹不熟條令少習文墨此命一出軍吏及部胥得以相為表裏或增損年甲或竄易歲月失于計會則為入藉稍得賄賂則亟與施行名

器滋濫奸倖百出初欲為恵後將有不均之怨其為利害非止尋常臣所謂將來必致更改者此也若文字進畫乞聖慈更與密院商量仍畧詢有司除在內侍從官一季前檢舉磨勘外其餘內外百官有無似此體例則輕重是非可槩見矣取進止

乞且令黔州開具思州人所買內地田土淳熙九年七月十四日

臣早來面奏張縝所乞令思州黔州守臣説諭諸田將

所買田土盡行獻納事緣干涉邊面欲且仔細商量葢有三說今具下項

一臣之伯父利見紹興初曾為黔州通判臣幼年間聞說思州與黔州切鄰本是敵境軍興之際田氏將帶州兵北扞金人朝廷嘉其忠義待遇甚至緣此二州之人通婚姻置產業習以為常即與田汝弼隔驀來施州置産石閙事體不同今一旦因田祖周一族獻納隔州所爭之田遂盡令獻納積年

所置鄰郡之產而又明言永不得與邊人交易示
以拒絶之意竊恐有所未安
一契勘此事本緣張縯與林栗互有異同縯恐栗擅
說諭之功必欲有以相勝故因高震之言輕議及
此況思州櫂州令乃是田祖行與祖周自不相能
必不肯使其所部之人盡獻祖產利害頗多不可
不慮
一所降指揮雖曰說諭毋得抑勒然聖旨既下遠方

敢不遵從又張縝見為漕臣自應力主其說覰望
抑勒勢所不免他日或致紛紛彼必謂得旨如此
可以藉口況田祖周一族耳尚能越黙入施與譁
汝翼仇殺不已若諸田合力其勢必盛雖小寇初
無足畏然消患未形亦當早為之慮
右伏望聖慈更賜詳酌或且令黔州開具思州人所置
內地田土凡幾族幾畝各係甚年分置到不數月便得
詳細或且作朝旨委帥漕先次相度候見曲折旋降指

揮似未為晚未審聖意以為然否臣備位近列自當以
承命為恭若利害稍大又不敢有隱于君父亦嘗以此
禀丞相淮緣已得旨施行難于中輟不免密具此奏仰
乞睿旨

論和糴

臣昨見商量和糴行在約三十萬石既是地近不妨臨
時降旨令偶聞米價日减恐目下便合施行但近緣印
會子稍多止可作七十七十一文行用若更捐一二分

見錢則所費不過一二十萬貫而輕重相權其利極溥此事臣思之甚審蓋將來有所謂發不患見錢不出故也又臣每聞陛下預念年歲之豐歉陰陽家說亦行採訪臣未嘗不嘆仰聖德孜孜民事頃刻不置非如郡臣止苟目前而忘遠慮也臣數日前因五更視月見歲星粲然于其傍考之古書亦歲飢嘗問太史局官或云是犯或云近爾以臣觀之有德可禳聖主固已優為有備無患人事自當預計但令儲米稍廣則所謂錢物自可

力致謹密具奏聞伏取進止

論川廣守臣奏事

臣近日屢見議者乞令四川郡守奏事已有旨依奏臣嘗求其故蓋由舊制闕到半年前方許奏事川廣遼邈必至愆期緣此遂有指揮許本貫結罪保明與免奏事人既樂于便道之官自然憚于萬里入對今有新知彭州宇文僎正用此制見進入文字如經睿覽更乞聖裁或日後因擬郡之際特賜宣諭自今川廣守臣不必以

闕到半年爲限纔有除命雖是三二年闕便許赴闕奏事既免臨時妨其赴上彼亦無詞可以自解似爲允當若其才力顯著或急欲任使固可旋降指揮此特爲平常者設耳謹密具奏聞伏取進止

論四川通判闕歸堂

臣備員政路凡有所見只合榻前陳述或恐辨說再三有失事體又念每蒙聖訓不敢雷同閔默臣前日面奏臣僚既論遠方郡守須令入對不若隨除授時早賜處

分蓋緣見今有乞郡者將來必援舊制只據所居州軍保明例入文字與免奏事則所降指揮復成虛文矣臣又曾面奏緣四川無堂除通判闕凡簽判知縣往往得郡今見有乞廣安軍者與其超躐如此殆不若以通判數闕歸堂之為愈也二事更乞聖慈特賜詳酌取進止

乞差侍從充社稷九宮壇初獻官

臣竊惟社稷之重次于宗廟至如九宮貴神則主風雨雪霜雷電疾疫之事唐明皇帝蓋嘗親祠東郊真宗亦

差前執政行禮是以凡遇郊禮宗祀不欲旅祭于百神之列專命臣僚即壇藏事蓋重之也近歲偶失討論指為優輕去處多差近下有故臣僚甚非國家敬共大祀之意臣雖然欲略正其失而有司襲常蹈故率不見聽欲望聖慈因朝殿時特賜宣諭今後各差侍從官一員充社稷九宫壇兩處初獻官庶幾情文稍稱可以祈豊年報靈貺兼自來遇本處奏告猶命大臣或禮部長貳行禮而况大享之時乎取進止

樞密使三首

論舒濠守臣奏 淳熙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臣昨見王希呂奏守北峽關利害得旨下池州張詔江州趙永寧議定近據二人奏所部兵數不多池州已認巢縣江州又照管陽羅俱無力可及北峽臣再三思之兵力誠有不及按峽在舒州境内相去不遠今雍希稷偶已致仕若舒州守臣得人可使揀選民兵付之防守免至別調大軍又濠州趙不違與運判不流是緦麻親

乞回避兩郡雖曾除代能否尚未可知欲望來日宣諭各别舉可用之人使填此闕寔為要務謹密具奏知伏乞睿照

論屯田事合同進呈

臣伏見郭剛初條具到屯田奏狀御封降付三省樞密院後來三省止是博詢衆論未有定説臣所以不敢干瀆今者錢良臣郭剛劉光祖仝狀申到條具次第内有差撥六軍戰士一千五百人兼有修蓋營房一節依祖

宗成憲及乾道樞密院工房格處合通知調謂如差撥
軍士即合要見入隊不入隊之類若不先事奏陳深恐
臨時或有牴牾無檢照乾道元年委郭振理會淮東屯
田節次條具行遣並是同共進呈宗案沓見在密院近
來數有文武官問臣屯田次第臣以不知為對聞者往
往譏臣避事失職臣實無以自解況本朝河防不屬密
院而趙瞻劉奉世輩在西府日自乞干預當時人以為
是蓋大臣與國同體不應苟避形迹今臣止是欲舉本

職以逃官謗非敢欲預三省之事伏取聖裁

乞令四川制置司通知馬政淳熙十三年

臣聞蜀有邊防有馬政前後議者多云二者必須相關然後事體歸一朝廷亦嘗屢行申飭矣其如制置司專任邊防市馬多寡在所不問都大司專主茶馬支費浩瀚有所不惜若非兩司通知其利害則雖欲使之協力何可得也且陛下以全蜀兵民之寄付之制帥雖御前諸軍猶許節制總所錢物猶得商確而馬政獨不預聞

可乎臣愚欲望陛下特降睿旨今後凡每歳市馬若干價值增損若干收支茶綵銀兩若干並令制置司通知如此則論議歸一邊防馬政不致相妨實為悠久之計取進止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四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五 奏議十二

宋 周必大 撰

右丞相劄子五首

催薦士降旨 淳熙十四年四月七日

臣輒瀝愚誠仰塵睿聽臣自蒙簡擢備位侍從更歷二府一意孤立未常薦引人才每為中外誚責此固衆所共知不敢欺罔茲因除拜朝士皆援例廹臣謂難但已

躊躇久之方敢以四人姓名薦聞又恐觽坐稍久一時失于詳奏既同列及侍立官皆知留身之由闕須轉相告語今既累日未奉處分往往私相指議在臣委實汗顔蓋以受任之初覬聽甚有所損欲望聖慈曲賜矜念如程大昌王謙曾在班列聖意或有所疑只乞將劉岢陳士楚兩人特降收名指揮臣却自作意度諭令辭免庶幾稍全事體不至別有議論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慄俟罪之至伏取進止

論密白鎮江大教指揮未穩淳熙十四年十月二日密院指揮鎮江諸軍令今冬大教一次其老弱殘疾不堪入隊人就行揀退却選少壯人補塡無則暫缺候教閱畢開具聞奏所有合用錢令總領所支撥應副

臣適覩密白鎮江大教指揮有以見陛下欲蒐簡精銳汰去冗濫實治軍之要務但事既涉衆當使由而不知若直云就行揀退則恐衆謂本非教閱乃是揀軍其揀退之人未審何以處之惟復便令離軍或且撥充隊外一有疑惑難于户曉况劉超起自鎮江軍中方此試用

同時等輩必有存者去取之間須令合于人情欲乞且降指揮云其老弱殘疾願充隊外人候教閱畢開具奏聞却密諭趙及吳琚逐旋措置甚不為難所貴衆心帖然別無疑慮又楚州出戍及揚州武鋒軍馬事體既同恐合一就處分倘臣言可採即乞候奏入留中來日再與密院商量或指揮已自先行即金字牌足可追改臣竊惟陛下復祖宗密白之制使三省官覆奏而後行乃是令酌量可否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自當因事獻

替是忘僭越密具以聞萬一愚慮弗協于理伏望聖慈特賜矜恕臣無任惶懼之至明日上諭密院只降指揮云鎮江諸軍令令冬大教一次合用錢令總領所支撥應副

論蕭燧吳回轉官淳熙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臣竊見近降指揮諸司賞典並用紹興二十九年例緣當時正差按行一使乃葉義問衛茂實並不曾轉官蓋義問以執政而辭茂實自用都大監領轉行兩官係就一處推賞今來葉翥依紹興十二年例差覆按使復官

推賞已用鄭億年例臣昨來內殿所以併及蕭燧者蓋十二年按行使副万俟向等皆轉兩官故也指揮若行燧必自奏至如吳回止該一賞即與衛茂實不同自合轉官臣今預奏曲折庶得聖心先賜審度數日間面奏之時便可處分伏乞睿照

論密院經除文臣帥淳熙十五年八月二十日

臣昨晚伏見密院得旨移易沿邊三路帥臣共一指揮仍各令不候受旨疾速之任內髙夔係是文臣祖宗

以來至于今日無此故事臣備位宰司若遽奉行是爲失職況廬州揚州别無監司而三處皆聚兵築城高夔熊飛豈能便到亦須指揮以帥事付之何人方可起發伏望聖慈預軫宸慮庶幾來早得以面受處分伏乞睿照

論密院經史四川經總制錢

臣頃在密院因吳挺乞均諸軍請給與之往復兩年然後詳備又恐金州與元軍則例差殊就令總所取會方

知合貼十萬緡之數當時未曾降指揮者蓋審之重之恐三省惜費耳近來密院經就四川經總制改科錢内撥十萬緡貼助既非本院錢物不應三省全不預聞徑自取撥臣是時泯默奉行已失其職便當自劾引去繼蒙聖諭恐金人來賀聖節或爭禮儀令臣等任責緣此未敢控訴只俟將來人使出門臣即露章有請免妨賢路伏望聖慈併賜憐察

判潭州

乞錢米修潭州外城劄子

臣伏見潭州控扼湖廣號為重地外城周回二十二里紹興初李綱折彥質皆議葺治會替移而止自後六十年間日就堙圮東南一帶基址僅存則又木生其間雜以荆棘根株牽引榛翳折裂臣自到任委官差人逐漸芟薙始見損壞去處若不及今修築必將蕩然無復藩籬之限緣州郡事力不足未敢輕易措置又慮遷延歲月他時費用愈大除已開具丈尺物料細數申三省樞

密院乞賜敷奏外欲望聖慈特降度牒并官會共十萬貫就撥椿管米三千石付漕臣豐誼提督其事仍總收支本州不敢稍有移用專令飛虎軍統制韓世顯同兵將官各以所部士卒分頭工役委通判魏能夢赫森計置物料協力應副並不許一毫科擾民户旬歲間可以畢工庶幾隱然金湯壯湘楚之形勢寔為永久之利伏取進止

同諸司列薦陳自修蘇森奏狀　紹熙三年

伏覩紹熈三年三月十九日勑臣僚上言監司列薦不得獨銜所薦每章不得過三人奉聖旨依須至奏聞者右臣等竊見承議郎判湖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陳自修性資端亮誠慮通敏所居之官公爾忘私自來選人京官最憚作邑自修歷郢之京山衡之來陽湖之安吉寔滿三任後兩邑素號難治惟自修治效卓然造朝之日不事干謁徑赴部注闕而歸恬于進取如此士大夫莫不推之又宣義郎通判潭州蘇森文定轍四世孫開

爽練達恪守家法作邑佐州吏事甚長昨本路提刑盧
彦德兼權帥漕首以名聞籍在中書未蒙甄録近者柳
州缺守諸司方議薦此兩人會聞朝廷差官而止今皆
去替不遠欲望聖慈特加擢用隨所任使必有可觀他
日或不如章臣等甘坐謬舉之罪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醴泉觀使準詔言事

求言詔紹熈五年

勑朕以菲質嗣承丕圖臨政云初懼未明于治理

求言是亟冀咸盡于忠規深惟耆輔之賢方遂殊庭之佚好觀故事雅推聞見之該入告嘉謨夙倚贊襄之久固幾微之洞識亦幽隱之必通民之利病無不周詢朝廷之得失無不素講固宜披肝胆以露奏排閶闔而上聞矧於播告之修示以咨諏之意卿其稔思予指明聽斯猷竭愷切以備陳審安危而歷述庶裨善治敢怠虛懷故兹詔示想宜知悉秋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回奏

臣伏準七月二十一日求言詔書一道臣恭惟皇帝陛下臨御大寶聖德日新博詢讜言圖回盛治不遺老臣特下璽書之寵臣伏讀惸慄無所容身自當披肝瀝胆上裨初政之萬一但臣連年抱病今夏絶而復蘓心勦形瘵氣息僅屬平昔既無嘉謀遠慮可補大猷況衰殘垂盡之時安能有所獻納謹陳四事仰塞明詔言無倫理冒瀆宸聰臣無任戰汗俟罪之至

一曰聖孝臣聞自天子至于庶人無不以孝為本漢以火德而興本朝亦用火德王天下按五行火主孝故兩漢帝號自孝惠而降皆冠以此字至本朝亦然今陛下受天眷命光渾中夏太宗皇帝皇后春秋鼎盛而得陛下之聖子就天下之至養無疆之慶自今以始又有慈福太皇后為曾祖母重華皇后為祖母宮闈鼎立自古簡策所載人主奉三世之親如今日之盛者鮮矣凡定省之誠奉養之

勤允陛下天性之孝光于祖宗使大德蕃昌照臨萬方在聖德固優為之何待贊也臣偶有愚見輒冒言之漢百官公卿表皇后有詹事而皇太后亦有長信詹事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夫以椒殿深嚴猶叅用士人典領宫掖况太上皇帝居東宫者踰二十年即帝位者已三十六載用人多矣其間豈無久被簡知可備顧問者今娛侍左右不過中貴數人誠能若稽古昔兼閒

奏請稍沿漢事於太上舊臣中遴擇一二人入則
侍清閒出則從游幸談論賡歌以樂聖懷斯亦養
志之大端也若謂古誼不可遽行臣請引近事爲
証靖康初徽宗内禪之後首命中書舍人譚世勣
等以顯謨閣待制主管龍德宫甚被顧遇至今以
爲美談高宗内禪壽皇亦嘗命錢端禮使德壽宫
惟重華移御日淺未暇及此況累朝止奉母后比
近世事體不同惟陛下與大臣熟議酌古今之制

而行之

二曰敬天臣聞人君所踐者天位所保者天禄故愛民則欲如天之仁勤政則欲如天之健溥愛無私以法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然後可以奉若其道顧諟其命億萬斯年受天之祐矣列聖相傳以為家法至於壽皇尤篤意焉嘗御製敬天圖疏經傳法語于其下朝夕省覽此圖必在禁中願陛下訪求而觀之則古今成說不待儒生學士鋪張議論固

已畢陳于前矣抑臣尚有管見敢併言之楊雄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如上所奏蓋欲陛下以人占天也苟德修而化行自然三光宣精百川循理雖無太史之占可也然以堯之聖猶命羲和歴象日月星辰以舜之聖猶在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況後世乎今太史局雖有其官皆以技進名隸秘書不過歲時點檢鐘鼓而已政事或闕于下災祥或見于上彼何預焉堯舜遠矣羲和固難復置

以本朝論之凡提舉司天監皆委忠直近臣如神宗初年首用司馬光元豐間復用王安禮設或躔度稍異必能入告圖消弭之方自然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所謂風雷弗迷熒惑退舍可黙而俟其助治也大矣臣願陛下酌本朝故事擇侍從臺諫之忠直者提舉太史局此亦復古格天之一端也

三曰崇儉臣聞論語首篇載孔子之言曰節用而愛人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詩頌魯僖公能

修伯禽之法先及儉以足用次之寛以愛民夫聖
人方論愛民乃首言節儉者蓋不儉則用度不足
則必重斂于民雖有仁心仁言無所施臣恭聞陛
下儉約出于天性今發政之初必將如漢文帝示
淳樸為天下先而臣尚以為言者蓋自南渡以來
疆土未及承平之半恣中外之貢輸奉三宮之榮
養自當有增而無損至于旣養州郡之兵又聚屯
戍之兵又厚添差不釐務之禄視祖宗時所入彌

寡所用彌多東南民力安得不困往者京官選人
憚于作邑正為財賦難辦爾邇來州郡亦以不辦
為憂嚴于催科巧于措畫僅乃有濟陛下雖懷愛
民之意何自而行臣願因聖性之節儉凡賜予支
費損之又損如名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
儉然後上行下效其效可覩至于民力之盈虛州
里之貧富殆不可一槩而舉惟監司守令乃能詳
知欲望申詔諸路各陳所部凡可省費而裕民者

指事申明限以半年之上朝省隨宜斟酌特降處分庶使寛恵編及于天下不為虛文舍是則雖詔旨諄諄不過宣讀之後徒掛牆壁而已

四曰久任臣聞堯舜而下設官分職未嘗不以久任為先鯀堙洪水汨沉五行堯猶待其九年然後易置曁舜亦以三載考績九年然後黜陟幽明後世何獨不然粤自漢唐以迄于今論者孰不以是為急務固無待于縷進只如本朝文彦博年過九十

吏事最多當元祐二年輔哲宗初政累上言謂中外任官移替頻速在任不久有如驛舍無由集事何以致治今聖主臨御詢事考言竊計講之已熟次第施行抑臣偶有管見輒妄言之今外路迎送守倅監司借請不貲凋耗郡計最為大獘其尤可慮者川廣小郡廂禁軍人數至少每遇迎新送舊往往別作名色盡數差撥遠者一年近或半嵗奔走道路廢其閱習平時既已傷財緩急又將誤事

若皆任滿猶且庶幾其間偶有事故則歲中一再
如此何以堪之臣意欲朝廷將川廣小郡迎送在
千里之外者別無區處或就所過州郡隨其川陸
應副舟車逐節交替所費度不甚多其本處迎送
止以鄰境為斷一則大省借請二則不妨備禦然
須所過州郡體國奉公乃無阻滯其餘大郡事力
可辦又當別作措置願付議臣審詳利害使之悠
久可行免至輕于出令若乃選擇得人深戒數易

或令因任舉增秩賜金之典則不勞更張善無以
加矣
右謹錄奏聞謹奏

申省狀劄

看定羅源縣寺觀爭田回申乾道六年三月除閩憲日

令月五日準尚書省劄子付下福州羅源縣仙跡院住
持僧智權與本縣天慶觀爭競田土一宗文案契書文
簿令某看定尋文照得除户禮部前後定奪申都省及

行下本路並將上件田土給還仙苑院外今却緣尚書祠部檢準建炎二年正月九日指揮應崇寧後來寺院改為宫觀者除天慶觀外並改正給還既有除天慶觀外之文竊恐官司未免疑惑又緣羅源縣舊自有天慶觀政和八年御筆指揮止係將仙苑院併入即非創改仙苑作天慶觀其仙苑院若引用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御筆手詔罷道官及撥賜宫觀等房錢田土指揮及建炎二年改正給還指揮亦不為無理但仙苑院

除繳到紹興十三年又四月初四日羅源縣給還公據外經令近三十年其間知府莫尚書分撥一半田土及日近福州知録定奪事由並無文案可以照證合要見羅源縣天慶觀前後所陳事理及官司所給文據一就看定免憑偏詞却致引惹爭訟緣某未到本路無緣取索須至回申者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六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沈立銘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六　奏詔録一

宋　周必大　撰

開元録回奏　淳熙八年三月

臣昨蒙聖慈遣中使下詢唐孫樵讀開元録雜報數事內有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十刻罷一項徧檢新舊唐史及諸書並不該載仰惟陛下勤勞萬幾靡皇暇食然猶留神編簡如此之勤此自古帝王所難能也臣伏

料聖意以謂宰相與百僚爭辨至于移時必是事體甚重故欲知其實以古為鑑但恨臣淺見陋聞不能稱塞明詔尋閲太平御覧總目内果有開元録一書則是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得耳容臣博加詢訪萬一得之别具奏聞伏乞睿照

奏知王濆　淳熙八年十月十四日

臣早來恭聞聖旨新利路運判王濆是經屡曾言章者否繼宣諭所問乃曾為編脩官不連黠水臣竊恐是王

質未敢進言退而契勘得本人昨知吉州兩是察官劉
藩覺察一經臣僚言罷今録全文進呈昨見丞相雄云
濆已經宮觀一任錢佃言其無辜王希吕薦其有才且
地遠人所憚往所以除授其人見今在此將来引對更
在聖鑒臣曾蒙顧問合具奏知
張氏論孟傳御筆 淳熙九年正月二十七日
近見張氏論孟傳不知是誰作論議如何
回奏

此是張九成撰議論明白而以洛中程氏為主九成仕至禮部侍郎秦檜以其是趙鼎上客久貶南安軍檜死後嘗起知温州失明奉祀卒

提舉常平御筆 三月十二日

司馬光與王安石書內追還常平廣惠倉使者當時法意與今之提舉常平官事體宜同卿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詢問司馬光與王安石書內追還常平廣

惠倉使者當時法意與今之提舉常平官事體異同臣

謹按常平起于漢宣帝義倉起于隋開皇本朝太祖皇

帝建隆二年首詔州縣各置義倉凡收二稅每石別輸

一斗太宗皇帝淳化中置常平倉于京師歲豐增價以

糴歲歉減價以糶真宗皇帝咸平中推其法于諸路其

後廢置不一大畧如此神宗皇帝即位深以務農重穀

足國裕民為意而大臣王安石用心太過又不能博詢

衆謀熙寧二年十二月乃乞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

倉兼幹農田水利差役事每路各二員以朝官為之又差同管幹一員以京官為之或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各付以條目大要主于散青苗錢十戸以上為一保三等以上為甲頭坊郭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五家為一保依青苗例支借各計數收息而所遣之人多欺誕躁進所至逼廹守令惟恐散錢之不多水利之不速差役之不成也良法美意繇此背馳十二月蘇軾上書論其事中外之臣如韓琦張方平范鎮等亦皆

以為言三年正月神宗皇帝詔曰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為惠卹貧乏並取民情願今慮官吏不體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騷擾其令諸路提點刑獄覺察違者禁止立以名聞敢沮遏願請者案罰亦如之當是時司馬光為翰林學士論辨尤力三月詔除光副樞密以未罷青苗不肯受命乃移書安石至再三迄追還使者此其事之本末也常平設官實起于此法非不善所以紛紛者正坐強以青苗錢與小民人得之隨以妄

用況官利侵尅其弊不一既無償納必至破家又農田水利差役雜然紛更失在欲速光乞追回蓋知民不便故也今提舉職事與當時並同縁不散青苗錢又水利差役等行之有序未嘗強民且所用之人不敢邀功妄作每路又止一員上下相安有利無害所患鮮能職思其憂為國長慮仰副聖主孜孜為民之意若更精擇而臨遣之善不可加臣備位政塗每以不能仰助選論為愧謹因聖問輒併陳述伏乞睿照

知樞密院事

押潘璋往本軍御筆九月二十九日

押西兵潘璋既責除之後只在都下遊蕩可令臨安府差使臣一名兵級二十人押往本軍收管擬指揮來

却繳入

臣伏準御筆擬指揮令臨安府差人押潘璋回軍收管容臣只令就密院取見本人元因大理寺勘到情犯責降指揮即便擬進今先繳回御筆伏乞睿照

改配羅允蹈回奏 十月一日

臣伏準御筆批下王渥奏斷配黎州羅允蹈等擬指揮改配江東西州軍仰見聖慮宏遠曲盡事宜一面擬定續具繳進蓋恐諸人見已在路恐與今來指揮相須當徧諭經由路分伏乞睿照

繳招兵指揮 十月十日

臣昨日進呈李昌圖舊劄子論招兵事緣聖駕欲興未敢詳奏今節具要切之語作檢會施行仍擬指揮于後

所有初六日榻前納下吳挺彭果文字（闕） 俟他日行出未晚今旦乞依此處分仍劄與摠領所照會庶幾出自朝廷之意于體頗順或有未當更取進止

三衙江上諸軍係招子弟作守闕郊用破雄威請給其四川自來只招刺軍兵月糧一石二斗之外聞每月支錢引三道而無衣賜之數今若坐此間人數行下却恐互有舉援謂宜且從舊例并取聖裁

四川軍額文字回奏 十月十三日

臣準御前付下初十日擬四川都統司招填闕額軍士文字三件奉御筆批並依臣已遵稟施行伏乞睿照

奏通經術之士　十二月十二日　宣奏諭

臣近者恭聆玉音令擇通經之士密具姓名來上臣竊惟聖學高明羣臣莫望特欲清閑之燕使備諮詢而已今侍從臺諫既加親擢無待薦進臣謹于朝列中擬到二人仰塞明詔開具如後

一員左司郎中陳居仁孝友溫恭詳練粹雅從政之暇

孜孜于學有日新之益

一員大理司直趙焯通明精審練達世務刻意問學有

志事功非碌碌之才

右取進止

鎮江等處軍額回奏淳熙十年正月九日

臣伏準御筆契勘鎮江建康荆鄂四處軍額即今比去

年正月間人數多少十一日將上臣謹遵禀伏乞睿照

奏翟安道步帥指揮正月十四日

翟安道與落環衛官特轉脩武郎除步軍都虞候

奉御筆批依

吳珪等轉官回奏

臣準內侍陳汚封下聖旨文字為係吳珪韓侃胄堆垛子轉官指揮令來日將上臣已知稟伏乞睿照

王惟孝添差回奏四月二十八日

臣準內侍甘宗茂封下御批令臣契勘承節郎王惟孝合與不合添差事臣謹遵聖訓候朝殿日面奏伏乞睿

照

移飛虎軍御筆 五月七日

飛虎軍若以屯田為名令漸出戍荊南如何更與議

之

回奏

臣伏準御筆詢問飛虎軍出戍荊南事昨翟安道屢以

此軍分未正衣粮不及大軍為言臣緣曾聞玉音欲移

此軍所以未敢領畧思為後圖適亦曾與郭商量方欲

來早面奏今蒙宸翰仰服聖明惟是以屯田為名恐軍士疑其薄己若只令果具奏以謂潭州去三衙太遠密邇荆南乞改隷御前駐劄諸軍就正軍額支破請給俟三數月間果自措置起發庶幾樂從度果任此有餘未審聖意以為然否所有前月翟安道劄子謹具繳進其飛虎軍人馬數目曲折皆可伏乞睿照

飛虎軍軍額回奏五月八日

臣準内侍鄭邦憲封下聖旨宣諭付還翟安道飛虎軍

剌填軍額文字一件臣已恭領訖伏乞睿照

斷配强盗人数回奏 五月一十日 同施樞密

臣等伏準御筆可試檢討紹興間数年并近数年来斷配强盗等人若干臣等謹以遵稟續具進呈伏乞睿照

奏池州副都統郝政施爲未善 六月一日

臣竊聞池州副統制郝政營繕勞人妨廢教閱初猶疑信相半今乃知其端的謂如教場在西門外前後数十年凡經幾帥未嘗以狹小為言忽自去年拆去舊亭于

北隅鑿山二十餘丈面南別創亭子并挾屋數十間極其壯麗自八月至十一月督促五軍用火把夜作不勝其勞又于宅堂西造旱船衙門前置直武堂過街棚統制客館房廊屋數百間果何所用又蓮花池舊有屋數十間足以牧養病馬今春以來悉行撤去自湖中至後軍寨剏築堤堰五六十丈廣七丈髙三丈每一兵要瓦礫三十擔竹篠五擔日役數千人初欲造屋三百間知衆論藉藉却乃揭榜通衢云已曾奏知今宜造二百間

明春更造一百間專欲養馬文飾欺罔有如此者池西既起大亭池東又起大館㪅造回易殆六十餘所下至油鹽醬醋皆令軍人坐鋪出賣專事土木務為美觀經營貨財甚于商賈其下不勝其苦至有自縊而死委是妨廢教閱懈怠損軍政欲望聖慈更加詢訪嚴賜戒飭施行取進止

有旨令政具析并委江東運副趙師夔體究

宋亮等差除御筆七月七日

宋亮極熟淮東利害可勝總管辛堅之可除環衛司

公度却差淮西總管可擬指揮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令擬宋亮辛堅之司　公度除目謹已遵禀

一面擬進但宋亮正是成忠郎其官大小今既有諸司

薦又蒙聖恩台對若與除一閤門祗候充總管庶可比

大使臣似未為過如合聖意即乞批降一就擬入其司

公度待辛堅之闕 闕　今改淮西莫須替李彥孚否

彦孚已到任比堅之闕亦自減了兩月并取聖裁

奉御批卿所奏甚好但恐小使臣初除須看班祇候有此少疑却奏来

同日回奏

天聖二年上封者言真宗時置諸路提點刑獄以閤門祇候同充近年多有陳乞走馬承受亦以三年為例不問有無才幹並特轉閤門祇候欲望自今供奉官在京及外任自来差閤門祇候幹當去處令樞密院相度選

差侍禁以上使臣充填從之（供奉并侍禁並是今之小使臣）嘉祐八年李端懿奏近歲閤門祗候以上領在京差遣不理資任是以各圖外任請自今一任在京一任在外從之熙寧四年閤門言通事舍人閤門祗候全少慣熟之人乞擇内外仕族子弟自内殿承制以下至右班殿直六人令逐日前後殿依閤門祗候諸般祗應以看班祗候為名候及五年與正除並在閤門祗候班後不得帶出外任差遣

臣再蒙御批詢問小使臣初除須看班祗候臣已檢照
祖宗典故具在別幅臣契勘武臣外任滯閤門祗候猶
文臣直秘閣耳不拘大小使臣也熙寧中設看班員額
專令供職閤門不許滞出外任雖乾道曾有近制亦恐
謂上殿陞應之人臣適恐稽滞除目先已擬進宋亮等
差遣今取聖裁

宣示袁樞奏劄回奏七月十一日

臣伏蒙聖慈宣示袁樞奏劄既事迹如此誠如聖諭難

為不可施行欲俟來早稟聽睿斷其奏先以繳進伏乞
睿照
獎諭御筆七月十三日
卿臨事明敏而有決朕每嘉之
回奏
臣庸愚不肖誤被陛下特達之知臨事不敢有所避就
任意直前庶幾事君無隱之誼常恐輕脫寡謀重干大
戾日夜震栗不謂反蒙睿獎臣寔無以當之下情不勝

感激惶懼之至謹具劄子奏謝伏乞睿照

付下都政文字回奏七月二十三日

臣伏準聖旨下都政文字一件臣已詳覽訖聞與岳甫近因祈雨頗相戲侮甫遂有狀申三省樞密院說政招軍騷擾臣謂偏詞未可盡信兼政既被召自不須更為已甚所以未敢進呈政必探得有文字故來奏辨臣並已封起候二十五日將上稟聽聖訓伏乞睿照

陳昱差遣回奏七月二十五日

臣伏準御筆為陳呈乞幹辦御輦院替霍漢臣令臣契勘正閼將上臣謹遵聖訓來早進呈伏乞睿照

宣示吴挺御扎回奏　七月二十五日　同樞密院

臣等準内侍鄭邦憲傳奉聖旨伏蒙聖慈宣示賜吴挺御扎副本臣等竊視漢之光武再興炎祚手迹賜方國一扎十行璽書至河西明見萬里著在方册以為美談今陛下宸翰昭回盈于簡牘儁御將帥之術奬勵並施周知士卒之情威愛兼濟聖謨炳煥與漢同符臣等伏

讀再三無任嘆仰榮幸之至具札子奏謝伏乞睿照

報行看班祗候御筆七月二十九日

改正閤門看班祗候指揮可録黄仍報行

回奏

臣伏凖御筆仰見陛下至公無私足垂法于萬世臣謹當遵稟聖訓録黄報行伏乞睿照

審張詔差除八月七日

臣等伏覩御筆共審聖躬康和旦夕御殿臣等下情無

任欣躍密院別無緊急文字正是張詔到己累日未審
聖意決令往池州否若或無疑欲乞早賜批降指揮却
續引對庶令軍中知除統帥免致疑惑更取聖裁
午時封入未時奉御筆批張詔可差充池州都統制
為奏事未得令疾速發遣
宣示吳挺奏狀回奏八月二十六日
臣等伏蒙聖恩宣示吳挺回奏一件臣等仰惟陛下充
言行遠舜智燭幽坐令萬里之將臣祇稟九重之英斷

既寛西顧亦免後圖臣等無任仰嘆之至

乞與江州副都統趙永寧轉官

臣伏準御批趙永寧差充江州副都統制已日下施行訖昨晚偶檢永寧脚色見其方是秉義郎既為主帥陛官不宜太卑臣妄有二說不敢對衆數奏蓋因欲永寧陛辭聖慈特賜宣諭使之愈更感勵以圖報塞今有如後

一攄脚色永寧初年隨母再嫁左武大夫盧廣紹興二

十五年廣作親男奏補秉義郎節次轉至從義郎至淳熙五年永寧受官已二十餘年偶因其母臨終方説與永寧元係拱衛大夫趙立之子永寧遂情愿歸宗只受父致仕恩澤闕減五官作保義郎所以從軍雖久官品尚卑今若出自聖意明言從軍已久曾經戰陣于闕減五官中還與兩官即是脩武郎庶幾事體稍重

一昨来翟安道初為步帥以其官是秉義故除郎將以

寵之今江上諸軍皆屬御前若令永寧帶一環衛官

副都統係年歲間職事修舉然後依安道例落環衛

而增其秩亦足增重事權于賞不僭

右臣偶有管見不敢不奏可行與否恭候聖裁

午時封入申時內批趙永寧從軍已久曾經戰陣令

除副帥可于減五官內特還兩官

殿步帥推恩回奏 十一月二十一日

臣伏準御筆近日閱武庫陣整嚴殿步帥可量加推恩

否密奏來臣契勘淳熙四年十二月茅灘大閱次年二月初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友直用此陞都指揮使盖友直官至節鉞别無可遷所以特陞差遣今郭棣方是右武大夫遥郡團練使往者經除副都指揮使已是超擢今無緣更加都字若陛下以閲武整嚴特于陞官遥郡上量加推恩無不可者並棣自淳熙五年十一月除殿帥至今實歷五年首尾六年仍用此為説自無議論乃如程安道方于今年正月除都虞候帶轉兩官既非久

次又前日入陣分合專用殿司人騎其步司軍馬止于
擺列別無施設或聖意不欲獨遣謂宜量加錫賜之類
臣仰蒙聖問妄述愚慮伏候聖裁

擇代雷世方回奏 閏十一月四日

臣伏準御筆付下吳琚奏狀令議擇人代雷世方謹已
遵禀來日將上取旨伏乞睿照

擇鎮江帥御筆 閏十一月五日

令擇鎮江帥詳知其爲人者無如瞿安道但步帥未

見其人卿亦與郭棣議之其人不謬舉先密具奏来

回奏

臣伏準御筆問及步帥及潤帥事知人則哲難逃聖鑒在臣敢不竭千一之愚仰裨宸慮方要奏稟招郭棣至私第詳議曲折蓋其間有一二事合當審細又不欲請来都堂恐動觀聽已遣人約棣候商量定今晚或来早以聞伏乞睿照

同日回奏

臣適與郭棣商量謂鎮江統帥兼領武鋒事體極不輕若聖諭輟翟安道以往别藉三衙之重服兩軍之情甚為允當所有步司却欲召用郭鈞蓋鈞之所長能以公心撫士卒而其所短乃是待僚佐簡傲且素来憎疾之臣謗罵紛然蠭起於此使在外鎮無人彈壓作事或有過當若處之宿衛則傲無所施而訓齊可必郭棣所言與臣所聞偶爾相同更當决于聖訓謹先此密啟餘候来日面奏伏乞睿照

乞與鎮江都統程安道轉官　閏十一月九日

臣契勘鎮江統帥事體至重程安道見係敦武郎若以輟自三衙出專方面與轉一官即是副使比之尋常文臣自内除守帥特昇職名不為無説兼昨来岳建壽自此往鄂州尋亦加恩伏想聖意已有所處臣適聞聖諭安道今日朝辭所以冐陳愚慮欲得面授恩旨伏俟聖裁

奉御批程安道新除步帥已曾轉官今来未須推恩

惟有韓實韓世忠舊部曲人頗信服作副帥累年今
因鈌主帥可量與推恩卿以為何如却奏来

同日回奏

臣伏準御筆程安道新除步帥已曾推恩誠如聖諭韓
宿將自淳熙四年為副帥人頗信服陛下欲與推恩此
非愚臣思慮所及惟知仰嘆聖明實今官是右武大夫
帶高州刺史若量與推恩極為允當伏聽處分
奉御批與遥郡上或轉一官或轉兩官卿斟酌擬指

揮来

擬韓賓轉遥團指揮

韓賓衆推舊人久任副帥可特轉遥郡團練使依舊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

同日回奏

臣恭準御筆令斟酌韓賓推恩臣且欲遷遥郡一官擬到指揮在前聖意或轉遥防亦無不可如得允當乞批降付樞密院施行伏聽處分

郭鈞差除御筆 閏十一月十六日

郭鈞除環衛兼權侍衛步軍司職事有無主管二字

御照例擬指揮進入

回奏

臣恭依聖訓照得翟安道近例係御闕秉義郎右領軍衛郎將兼權馬步軍司職事今郭鈞官是正使仍帶遙郡合陳其衛將軍兼權侍衛馬步軍司職事不須主管二字乞就來日吉辰批出伏取聖裁

劉允中添差回奏閏十一月二十四日

臣伏準御批付下劉允中乞添差浙西路錢文字一件令臣契勘得將上臣謹遵稟聖訓來日進呈伏乞睿照

張薦敘官回奏十二月二十六日

臣伏領御批付下張薦敘官文字一件朝殿日恭稟聖訓將上伏乞睿照

奏知館伴傳旨事淳熙十一年正月十五日

臣等昨蒙宣諭館伴副使蔡鎬在館不肯過位傳旨事

今日施温舒同蔡鎬来相見臣等面詰其由果是初八日掌儀王舜臣請過北使位諭以初九日朝辭蔡鎬云前日過位乃提舉官兩員同傳聖旨方敢去今日未曾得旨若便過彼恐體面未是以此未敢前去温舒知掌儀無緣敢出己意必須承受官已曾禀旨遂相約過位今鎬自知山野極為恐懼欲待罪又敢謹具奏知

徐賀差遣回奏

臣伏準御批付下忠訓郡徐賀特改差監行在榷貨務

都茶場替江梓將來到任成資闕令臣契勘差得差不得奏來臣契勘上件果闕三省于文武臣中通差若文臣係京朝官即差知縣資序人亦或差選人令録職官資序者若武臣即合差關升親民資序人今來徐賀方係監當序資格未應入所以乞特差者葢前後間有此例耳仰乞睿照

鎮江衣絹御筆正月十九日

鎮江府軍額此去年不增而今年衣絹多何也别日

面奏

回奏

臣伏準御批鎮江今年春衣数令臣別日面奏臣謹已
遵稟伏乞睿照

劉國瑞文字回奏 二月七日

臣伏準内侍閤禮得旨封下劉國瑞文字一件臣一面
遵稟聖訓來早具檢進呈其文字隨奏繳進伏乞睿照

議鄂州軍帥御筆 二月九日

今欲遷郭果鄂州都統制副帥目下未有人且令果兼江陵郡統制卿以為何如却奏來

回奏

臣連日奏知武昌折兵欲㝠衷及早謀帥今準御批欲遷郭果都統制仰服聖明惟是副帥目下雖未有人但襄陽去歲極旱江陵老小騾移過彼適值物貴其間亦有不甚安居者正藉帥臣彈壓撫摩年歲間方能定疊又措置水渠及新舊屯田之初事緒頗多亦恐難就鄂

州遥度見今荆鄂統制官臣于暇時頗嘗密行詢訪昨
岳建壽薦到閤世雄陛下欲留在此臣奏不若且令歸
彼凖備緩急蓋兵將官稱之者多然却未曾詢問郭果
恐其未相諳悉有牛僎者是臯之子王宣之壻臣雖不
識其面甚知之久在襄漢曾隨王宣立戰功于汝州確
山解圍蔡州隆興二年拒金人于陂子河過橋破敵尤
為雋偉郭果薦章云寬嚴得體庶約自將恪于奉公長
于禦衆因此召審察留之殿司若用為副令就戍襄陽

盖有三利一則在彼立功軍中信服二則乘勢置副將免至創差三是郭果所薦果必欣然無疑僎亦不敢更張其規模未審聖意以為然否或未欲徑付一面且令帶殿司統制兼權看其施設徐議除授亦未為晚臣既蒙聖問輒罄竭愚更取聖裁

奉御批牛僎為副帥甚當卿擬指揮

同日回奏

臣恭禀聖訓擬到荆鄂帥指揮具在别副帥雖戍襄陽

例帶江陵駐劄所有二人限幾日起發或令郭果候牛
撰到日起發一賜乞就賜處分
郭果可差充鄂州江陵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鄂
州駐劄
牛撰差充鄂州江陵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江
陵府駐劄
與蔡戡咨目淳熙十一年
二月八日奏事得旨訪聞劉光祖在九江繼皇甫倜廢

壞紀律之後一時雖能尚嚴然畧無恩義撫存士卒已未相安未期月間貪心既生惟利是務自此威令頓弛甚于前人專任將官雷侁為腹心公肆掊克如諸軍回易及馬草等錢日納月納皆有定數妄興修造大破物料價值擅役官兵于興國軍管下買山木多至千餘人少不下五百人造成簰栰率多入已作院日役匠軍二千餘人光祖家時時點茶與之洎至月頭收掠茶錢貪猥之狀不可悉數九江廵尉司嘗獲販私茶人乃是本

軍出戍官兵守臣韓康卿親自引問各稱差出日本軍
借錢五千回日却要一十五千送納別無營運只得販
茶須往回三五次方得錢足其人怨怒號訴靡所不言
康卿憐而釋之此類皆有實迹逮被命改除用七百人
搬擔行李三晝夜不絕黑光窓槅至七百餘斤他物稱
是帑藏為之一空節次開落官馬私自帶行者七十餘
疋故臨行所至貼匿名書疏其過惡未審果何如聖上
專委總察切體究請一面具奏

宣示蜀帥親扎御筆三月初四日
録白付蜀中三帥親扎宣示卿等看訖却繳進来　録白親扎附
録白親扎
将来金人或有侵犯釁國家或為進取之策先于何路出師合取是何要地昨者興師主帥愚謬舉措無謀宜為深戒卿今次可體趙充國圖上方略之意條其利害親書奏来毋得輕泄賜吳挺郭鈞彭果
回奏

臣等伏蒙聖慈宣示扎付蜀中三帥副本臣等仰見陛
下睿謨經遠聖畧沉幾非徒示興王之規模亦欲知諸
將之能否臣等齊心展誦如窺河洛圖書之秘下情不
勝榮幸謹遵聖訓却具繳進伏乞睿照
繳進廣西文字御筆三月八日
初六日早廣西事宜文字却繳進来
回奏
臣伏準御筆下詢初六日早廣西事宜文字謹具繳進

欲乞聖覧訖却賜降下蓋土丁一項逓年校閲只自去年方今逐鄉按習恐是州郡闕乏故欲省費又自淳熙五年諸州申見管人数之後至今累年一向不曾契勘有無增減皆合禀旨行下伏乞睿照

同日回奏

臣伏凖内侍鄭邦憲傳奉聖旨付下廣西利害文字一宗臣已恭領来早將上禀旨伏乞睿照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六